

为什么晚婚、不婚的人越来越多

□KnowYourself



在选择不婚、延迟结婚的人群里,对婚姻本身的恐惧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在《恐惧、害怕和焦虑的百科全书》中,恐婚(Gamophobia)的定义是“对结婚或进入稳定关系的恐惧”。但在这个词背后的个体却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想法、观点和状态。

与恋爱、同居或其他关系相比,婚姻的制度性更加明显。它既是对彼此的承诺,也会使双方在法律上成为夫妻,这通常意味着:

当双方决定中止关系的时候,也需要通过正式、合法的途径;即便离婚,也需要以合法的方式来划分财产;如果有一方出现生病、没有自理能力的情况,另一方有权替Ta做出身体和经济上的决定;如果一方死去,另一方有继承Ta 财产的权利;在婚内生下的孩子会被认为是双方共同的孩子,双方都对其负有养育责任;即便离婚,双方也有继续抚养孩子的义务……

这意味着,当你选择了一个结婚对象,今后的人生中,无论你们还在不在一起,都很难从彼此的人生中完全走开。

现代人恐婚的时候,都在恐惧什么

1. 失去的可能性和机会成本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机会成本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当我们从一系列互斥的选项中,选出了最好的一项时,我们与此同时就失去了所有拥有其他选项的机会,失去了其他次好选项的价值。而已经选出了最好的一个选项,是一个理想中的情况,现实中我们都希望做一个这样的“理性人”而又往往无法确定现有的是不是最佳的。

选择一个人结婚,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可能的其他对象(毕竟在约定俗成的婚姻中,亲密关系是排他的)。这句话听起来一点都不浪漫,但所有恐婚的个体心里,或多或少、或模糊或明确,都有过这样的考虑。这本身也符合社会科学中普遍的假设:每个人都是朴素的经济又理性的个体,都会本能地权衡可能的收益。

2. 害怕丧失绝对自主

但第1点,并不是很多人恐惧婚姻的最大方面。随着心智的成熟,人们很容易理解到,世界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对的”那个人,而是“可以”的那个人。你和其中某个人相遇,是你们共同经历的时间、事件、在过程中和对方相处的一切经历,把对方变得不可替代,互相磨合成了“对的人”。这时,人们就不会那么害怕“沉没的机会成本”——因为无论是对于感情、专业、工作,“沉没的机会成本”恐怕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幻象——当初真的选择了那个路径,走得近了,说不定发现还不如现在这个。

更多人最主要害怕的,是失去对自己的绝对控制权。选择和一个人进入一段互有承诺的关系,不可避免意味着会需要在某些时候做出个人的妥协。好的感情,考虑更多的是“我们”的利益,而不再是“我”的利益。但很显然,两个人的利益总不会是永远一致的。

一旦结婚,未来所有重大的人生选择,可能都不得不考虑进对方的感受和利益。而这种束缚、不自由、牺牲感,对一些人来说会带来很多不适。

3. 对婚姻失败的恐惧

研究者发现,很多人恐惧婚姻,是因为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婚姻破裂的后果。一项针对非婚同居伴侣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二(67%)的伴侣表示,他们经常会有对未来可能离婚的恐惧——这是影响了他们的婚姻观和结婚计划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对于中产阶级,还是工薪阶层来说都是如此。这种对失败的恐惧,对婚姻中可能出现出现的欺骗、背叛、拒绝、离弃的焦虑,都可能和童年时一些没有被识别和解决的创伤有关。

有一类人害怕婚姻,是因为在过去的经历中见证了不好、不吸引人、令人痛苦或麻木的婚姻,这可能是来自他们的父母、家人或者其他亲近的人,他们担心自己会重演父母的套路。

4. 害怕需要承担的责任

害怕婚姻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不想长大”导致的。“彼得潘综合征”(Peter Pan Syndrome)是流行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由 Dan Kiley 在 1984 年提出,意为成年人(多指男性)在社会上表现出不成熟、在面对“长大”这件事时会出现非理性恐惧的现象,具体表现包括不负责任、缺乏自信、依赖心强、难以坚持、关系障碍等。

这样的人在面对一些需要负担起责任的情境时就会恐惧地逃开,比如要为自己做出人生选择、担负起经济上的责任,或者做出结婚的承诺。

5. 害怕失去自我的边界

当我们进入真正的亲密关系时,都要经历边界的转换。而婚姻,无疑意味着个人的边界会最大限度地缩小和削弱,你需要将自己的生活和另一个人融合在一起。边界的削弱甚至接近消失,难免会使人焦虑。

边界的转换和融合可能是非常现实的,比如,你要在法律意义上和彼此建立联系,在经济上和对方纠缠在一起(即便你们经济独立,也很难做到毫无瓜葛),你们要将各自生存所需的物质和资源与对方分享。还有一些边界的转换是心理层面的,由于和对方的边界融合,你会感到在情感上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会有失控感和被操纵感。

婚姻咨询中经常提到,婚姻中的斗争往往都围绕三件事:钱、性、家务分配。而双方对边界的一致认识,对于处理这三件事都有帮助。

6. 害怕未知

对于一些人来说,最坏的情况不是一个糟糕的结果,而是不知道结果。当我们面对婚姻时,也是面对着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感:你要尝试和接受一种全新的关系,在这段关系中,未来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你无法在当下控制它们。所以,面对不确定感时,我们很有可能会产生回避的态度,因为不迈出那一步,就意味着可能的负面后果都不会发生。

7. 害怕被完全真实地看见

这真的是很多人恐婚的原因。因为婚姻意味着你会被很大程度地暴露在对方面前,包括你的痘痘、肚臍、邋遢的生活习惯。你甚至可能要和另一半一起经历你们衰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变迁,你们难免会皮肤松弛、头发斑白或掉落、身材走样。与身体的退化同时发生的,还有智力的迟钝和精神上的退化,这些都会让一些人觉得难以接受。

内心深处,你害怕自己被完全看见。虽然学习了很多“我要接受自己”“我要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但实际上还是没有把握自己能否在完全被看见以后,仍完全被爱。毕竟远远地看都是更吸引人的。

保持亲密关系的方式变多了

还有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原因是,在现代社会,不结婚可以是一种选择。因为在现代社会,你和一个人保持亲密关系的方式可以有多种。

曾经,如果你要付得起账单、生养小孩,你就必须结婚,和另一个人共同负担这一切。而在现代社会,个体经济独立,尤其是女性的经济独立后,婚姻不再是实际生活的必需品。有的研究者认为婚姻发展有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度婚姻,主要停留在基础的共同生存需求上;第二阶段是友伴婚姻,婚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亲密和性的需求上;第三阶段是自我表现婚姻,在这一阶段,婚姻的制度色彩前所未有的弱化,人们开始更多地将婚姻看成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

在最后一个阶段,年轻人婚姻观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对婚姻的期待提高了,不愿意再迫于种种原因而在一段并不那么完美的婚姻中,由此造成了结婚年龄的延迟。

当婚姻的制度色彩弱化以后,人们也不再以单一的名词或身份来定位彼此。与过去的恋爱-结婚单一模式不同的是,现在处于成年早期的年轻人选择不遵循已有的社会规范,而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建立浪漫的联结。

有的人会和伴侣选择长时间的同居关系,但不以婚姻来约束自己。

有的人会选择开放式关系,即双方毫无保留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信息和想法,在保持关系的前提下,不要求伴侣的排他性,也不要求彼此之间的绝对忠诚。

还有一种新兴的、被称为 stayover relationship 的伴侣模式。双方承认彼此之间的爱情和关系,可能每周有三四天在一起生活,但仍然保留着各自的生活空间,也没有同居或者结婚的计划。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旦两个人完全地同居,让生活交织在一起,分开就会变得很难。而对于成年早期的年轻人,特别是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生活中充满了波动和不确定性,不愿意将自己卷入长期的承诺中。

这些关系的出现,使人们不再认为婚姻是恋爱的终极目标,而是会选择多种多样的、个性化的方式来相处。

以生命驱动的赛车头盔进化

□Nick Zhang

当一位方程式车手以300公里/小时的速度飞驰在赛道上时,迎面而来的石子俨然就是一颗子弹,而抵挡这些子弹的就是仅重1250克的头盔。

一位著名的车手的头盔总是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头盔对于塑造一个车手的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般,一位F1车手从职业生涯开始到结束,要使用30~40个头盔。而一个手法娴熟的头盔工人制作一个头盔要花费数百小时的时间。

赛车高速经过弯角或赛车减速时,由于G力的作用,头盔的重量会急剧增加,并且在出现重大事故时,也会增加扭伤脖颈的风险。所以在近20年的头盔发展中,头盔的重量减少了100克,目前一个碳纤维头盔大约重1250克。

一战前

最初,并没有专门用于赛车的头盔。一战前,众多车手使用飞行员的橄榄球状皮革头盔以及飞行风镜当做自己比赛的头部标配。但此配置看起来丝毫没有保护头部的功效可言,风镜只能用于抵挡灰尘,而飞行头盔只能固定头发不会被风吹得分散飞扬。

一战及其后

一战期间,对于赛车赛事头部受伤的关注度大幅增强,以至于让头盔的安全性设计得到了快速发展。上世纪20至30年代,部分车手开始采用当时的消防头盔作为比赛头盔使用,事实证明消防头盔确实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20世纪30年代,摩托车手们已经在使用专为赛车比赛所打造的单壳结构头盔。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专门为赛车所设计的金属质地单壳头盔诞生。

1950后

在1953年,头盔在F1比赛中强制每位车手都必须佩戴头盔参赛。1954年Bell头盔公司发布了世界上首款量产版头盔。

1960后

1960年,英国车手阿兰·斯特西在比赛中被迎面飞来的鸟击中面部,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斯特西击昏,他不幸身亡。在这之后,护目镜被强制成为赛车手头盔上的装备。

1963年F1规定所有车手的头盔必须与风镜配合使用,且头盔的材质更加坚硬。1967年一种名为Nomex的防火纤维被作为头盔内里材料,赛车头盔也在这时被赋予了防火性能。

1968年Bell公司研发出首款全封闭头盔,由丹·格尼佩戴。1969年在F1比赛中全封闭式头盔首次出现,此后,全封闭头盔便成为赛车场上的主流头盔。

1970后

1972年,赫尔穆特·马尔科在比赛中被前方车手带起的石子击中,石子穿透护目镜击伤马尔科的左眼,导致他左眼失明,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事故之后,护目镜的材料升级为聚碳酸酯。

1990后

围绕着头盔的一系列关于强度、防火性能、空气动力等的开发持续了40余年。20世纪90年代,舒马赫所佩戴的Bell头盔,成为世界上首个空气动力学头盔。

1994年,埃尔顿·塞纳的死亡震惊了赛车界。在1994年伊莫拉赛道的坦布雷罗弯,他以300公里/小时的速度撞上围墙,右前悬挂断裂,部件刺入头盔导致塞纳的头部严重受伤。一代天才的猝然长逝引发了赛车关于安全性的重大变革。

2000后

2003年Hans系统被强制在F1比赛中使用,同时也挽救了众多车手生命。2004年FIA公布了最新的赛车头盔最高等级安全认证标准——FIA 8858。目前,头盔最高安全认证标准已再次更新为FIA 8860。

2009年,车手费利佩·马萨在匈牙利站事故再一次绷紧了所有人的神经。一个从巴里切罗的赛车脱落的弹簧,径直砸向了马萨头盔左侧。马萨的左眼受伤,但并无大碍。这次事故后,国际汽联规定在护目镜上方增设一个Zylon保护条。Zylon拥有比碳纤维更坚硬的质地,能加固头盔护目镜与头盔主体连接处的强度。

下图从左至右为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后的头盔。

